

张俊彪 曹焕荣

红河丹心



7.5

红 河 丹 心

张俊彪 曹焕荣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插页2 印张6.875 字数144,000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,520

书号：11096·42 定价：0.53元

谨 以 此 书

献给红河岸边的英雄赵铁娃

目 录

一心向往·····	(1)
庄严时刻·····	(17)
播火夺枪·····	(40)
突围反击·····	(58)
三战三捷·····	(79)
反霸除奸·····	(100)
针锋相对·····	(122)
依靠群众·····	(145)
忠心赤胆·····	(169)
红河激浪·····	(185)
后 记·····	(214)

一 心 向 往

—

“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”

红河波涛汹涌，激浪排空，象一位英勇顽强、不屈不挠的战士，从山高林密的子午岭奔泻而出，由东向西（凡子午岭西部山麓一带的河流均是由东向西流），闯南走北，在土质地貌十分复杂的黄土高原东北部，艰难地探求着入海的路径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说不清经历了几千载岁月，它终于越高原，闯泾河，荡渭水，走过了一条千回百折、惊险崎岖的风雨漫途，在晋豫陕交界的风陵渡，投入黄河那滚滚滔滔的怀抱中。

紧靠子午岭西部边沿，有一道狭窄的红土山川。川道里有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，便是红河的上游。它是陕甘两省的分界线。踏着露出水面的大石块，蹀过河，沿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，爬上五里山坡，就是职田塬。顺着塬上越来越宽的车路，再走十五里，便到了陕西省旬邑县的职田镇。河北面的山坡，也是五里崎岖山径，上山便是三嘉塬。从这里往北翻过沟就是湫头塬。隔一道大川相望，隐隐约约可见甘肃省的新正（今正宁）县城。三嘉塬距县城百十里，位于它的

最南边。这里塬窄沟深，满山遍野的黑梢林，人烟稀少，交通十分不便，既偏僻又荒凉，是庄户人家混日偷生的好地方。

在三嘉塬的南畔上，靠沟边稀稀落落排列着几个小村庄。锦章村恰好座落在狼牙洼村和细咀子村的正当中。村头有一棵几围粗的百年古柳树。古柳那黑黝黝的枝干，墨绿的叶片，宛如一柄巨大无比的伞，遮挡了冬日的霜雪，夏天的酷日；它又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阅尽人间辛酸，历经世代劫难，愈发显得苍劲、坚韧。村子两旁，有两道山梁蜿蜒伸向红河岸边，好象大地伸张开的两条臂膀，把村里的七八户窑洞院落，紧紧地搂抱在怀里一样。有一年，村里来了一位风水先生，把这种地形和庄向称为“二龙戏珠”，曾预言锦章村日后要出能人哩！

锦章村里，住着一户姓赵的人家。赵家喝红河的水，吃三嘉塬的粮，祖宗几辈，全是下苦的庄稼汉。硬是靠着几代人汗流浹背地辛勤耕种，土里刨，嘴上省，勤俭持家，星点积攒，到了民国初年，总算把日子过到顺当处，不用再愁没粮填嘴了。和村里庄稼人的想法一样，赵家不求荣华富贵，也不想做官欺压人，只希望婆姨多生几个儿子娃，添几个老实巴结的壮劳力，把塬上的八亩地务好，把坡里的十几亩滚牛洼田种细，把槽上拴的老黄牛喂肥，把圈里跑的羊羔牧壮，最后再把一家老小的肚子填饱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说来也凑巧，一九一三年阴历九月五日，大红公鸡仰着脖子叫过两遍赵家媳妇生下了第二胎，又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儿

子娃！婴儿一声啼哭，全家大喜。老公公高兴得胡子直翘，手里抡着旱烟荷包儿，上院跑到下院，不知做啥才好。老婆婆欢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院里筛回白碱土，炕上铺了新灶灰，煮剪刀断脐带，生旺火熬米汤，样样事儿亲手做。看着坐月子媳妇喝下两碗清米汤，这才双手托起宝贝孙娃子，只觉得沉甸甸的。喊儿子拿过盘子秤，锤线儿压住八斤半的星儿，秤杆还翘得高高的，惊喜得老婆婆喊出了声：

“啊哟！比他哥重出两斤多！”

“几斤？”老公公在院里大声问。

“八斤半，秤杆还乍着哩！”

“块头不小吧？”

“比邻家三个月的娃子还要气势哩！”

“今早日头爷又红又大，快给月娃子起个名儿，图个吉利吧！”

“瞧这模样儿，活象生铁浇出来的！依我说，就叫——铁娃吧！你看成不？”

老公公把烟袋锅往鞋底上咣咣两磕，捋了捋葱须胡子，对着窗户纸高声道：

“好，就叫铁娃！”停了停，又道，“再起个官名，叫‘德荣’吧！”

铁娃长到五六岁，敦敦实实的个儿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宽宽的耳轮，圆圆的脸盘，硬扎扎的头发，浑身硬突突的肌肉，被太阳晒得黑乎乎的，真个儿跟生铁浇铸的一样。他承袭了父辈庄稼人的特

性：倔强、憨厚、勤劳、聪颖，村里人都夸他精灵。爹和妈每当听到夸铁娃的话，直打心眼里往外乐。可是，这里山大沟深，林密草稠，方圆百十里也没个学堂，只好让铁娃跟着老羊倌，翻山过沟，风里雨里，从小就给家里去放羊……

二

春去秋来，光阴如梭，很快就到了一九三一年冬天。铁娃也长成十六岁的后生了。

一天，老羊倌和铁娃把羊赶到一个阳坡上，等羊啃开了草，然后坐在一个避风的山圪塔里，拉开了闲话。十来年的放牧生涯，老羊倌和铁娃结下了胜似父子的深厚感情。他从来不把铁娃当外人看，开口就是心里话。铁娃更是敬重他，摘到一个野果子，也要先让给老羊倌吃。他说的话，铁娃从来都是听一句信一句的。

“铁娃，”老羊倌打火点燃一袋烟，边抽边望着敦敦实实的铁娃，慢吞吞地说，“我昨日到湫头镇去赶集，听了一个新鲜事儿哩！”

“啥新鲜事儿？”铁娃用砍刀拍着胡基蛋儿。

“听几个相识的人说，湫头塬成立了一种新式军队，是专打坏蛋恶霸，帮扶穷人过好日子的。”

“啥军队？能有这么好？”

“听说叫……对啦，叫西北反帝同盟军！”

“反帝同盟军？”铁娃摸了摸硬扎扎的头发，又要打

破砂锅问到底了。

老羊倌望着蓝天，捋了捋他那山羊胡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咱也闹不清楚。只听说是打洋鬼子、打地主财东的！”

铁娃听了这话，嚯的一下跳将起来，说：

“地主老财是该打。那洋鬼子，不就是外国吗？招惹它干啥？”

老羊倌巴哒巴哒抽了几口旱烟，接着说：

“自古来两国不和，日动干戈。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。光绪年间，洋鬼子攻进北京城，烧杀抢掠，咱中国人被那八国联军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自那以后，国运不振。到了民国以后，先是袁世凯称帝，后有张勋复辟；一时军阀割据，烽火不断。苦就苦了咱老百姓啊！”

铁娃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鲜事，鼓着两只黑灵灵的大眼睛，小胳膊托着下巴，趴在老羊倌眼前的草坡上，一叠连声地问：

“叔！这事，你是打哪知道的？”

“哟！看这娃！咱不是早给你说了嘛！是反帝同盟军那俩打头的，一个叫谢子长，一个叫刘志丹的，在湫头镇集上讲的嘛！你要想知道详情，往后那俩人来了，你娃有胆量，找去问嘛！”

铁娃一听乐了。一骨碌翻起身，急切地问：

“那俩人再来不来咱这搭呢？”

老羊倌望着憨厚朴实的铁娃，笑了笑，鼻孔里喷出来两道浓浓的烟柱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来不来咱可说不准。不过，军队到处流动哩，兴许哪一天还会开到咱锦章村哩！”

“要是今晚能开来就好啦！”铁娃性急地说着站了起来，朝着北方眺望。

“看把你急得，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！”老羊倌望着铁娃那双火辣辣的眼睛，笑了。

老羊倌说毕也站了起来。他瞭望着远山近岭，捻着雪白的山羊胡须，仿佛很自信。

铁娃听了，虽说有点儿不大相信，但他心里迸发出来的那点火星，已象烈火一样迅速地燃烧了起来。他仰望着村头那棵参天古柳，多么希望谢子长和刘志丹带着队伍，真个出现在古柳下的打碾场上啊！……

果然，老羊倌的话应验了。农历年过罢，落了一层薄雪，天地间一片洁白。这天，铁娃大早起来，担起粪笼，赶着牛羊正要上山，突然，见古柳下站着一支队伍。他们的衣服很破烂，头上包着羊肚手巾，脖子系着一绺红布条，武器很杂乱，有的背枪，有的拿刀，有的还掂着矛杆子，但站得却十分齐整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人人红光满面，显得威武雄壮，生龙活虎。队伍前面，站着两个人，扎皮带，背短枪，和蔼而又亲切。他们分别讲了几句话，队伍就解散了。

接着，官兵一齐动手搭台子，准备开大会。抬木头，找麻绳，挂横幅，贴标语，古柳下一片热闹红火的景象。这一来，惊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少，大人帮着搭台子，娃娃捧着看新鲜，就连细咀子和狼牙洼两个村子，也都沸腾起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台子靠着古柳搭好了。横空悬挂的横幅上，写着斗大的一行方字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。台子的四面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，连柳树的粗枝上，场心里的碌碡上，都贴上了标语。铁娃跟着人们，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一个字儿也认不得，甭提有多着急啦！

太阳升起两竿高，古柳下潮水似地涌满了人。队伍集合在台子前，齐声高唱了一支《穷人歌》。歌声一落，会场静了下来。这时，一个扎皮带背短枪的军官，把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一展，用力一挥，朝天一擎，顿时，仿佛一团火在风中燃烧起来；雷鸣般的掌声和呼声震响在红河两岸，山鸣谷应，犹如山呼海啸。啊！谁的心里不点燃了一把火！

呼声和掌声中，另一个扎皮带背短枪的军官，站在台口里，亮开洪钟一般的嗓门，开始讲话了。

“同志们！父老乡亲们！”他挥动着有力的臂膀，等人们稍微安静一些后，讲道，“今日，西北反帝同盟军，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！我们这支游击队，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穷人自己的队伍！我们要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帮助穷人起来闹革命；还要赶走帝国主义，把红旗插到全国去！……”

铁娃站在人群中，聆听着那铿锵有力的话语，浑身涌遍了一股暖流。那军官讲的有些话，他虽然还听不明白意思，但却认真听着，默默记着，生怕漏掉了一个字。猛乍，身旁有位白胡子老汉，掩了掩光面老羊皮袄襟子，指着站在台口

里的那两个军官，高兴得胡子抖索着，对周围的庄稼人说：

“那位举着红旗的人，就是陕甘红军的总指挥谢子长。这位站在台口里讲话的，是副总指挥刘志丹……”

“啊！原来他俩就是谢子长和刘志丹！”铁娃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。

正在这时，刘志丹又指挥部队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那嘹亮而又悲壮的歌声，插上了长风的翅膀，飞向莽莽子午岭山林，飞向遥远的天边，飞进铁娃那激烈跳动的心窝里！

随着高亢雄壮的歌声，队伍出发了。一杆火红的大旗迎风飘扬，在艳阳和白雪的映照下，分外鲜红耀眼。雪塬上，林深处，一条踩出来的蜿蜒小道向前方伸去。渐渐地，红旗在地平线上成了一个小红点，象一点火星，又似一粒红色的种籽……

铁娃骑在高高的古柳枝丫上，目不转睛地眺望着红旗慢慢飘去。雪塬上强烈的反光，刺得他双目流泪。老羊倌走到古柳下，喊他赶快去放牛羊，他才一声不吭地从古柳上溜下来，拖着两条冻得麻木的腿脚，赶着牛羊出了村。他拉着他家那头黄犍牛的尾巴，蹒跚前行。雪水浸湿了他脚上的烂布鞋。山道上留下他踩出的湿乎乎的一行脚印。

路上，老羊倌告诉他，红军是夜里狗咬时进的村。他们怕惊动和打扰群众，就在古柳下的场里露宿了半夜。早起他亲眼看见，许多战士的耳朵都冻烂了。

“啊！天下果真有这么好的队伍哩！”

铁娃心里这么想着，眼前仿佛又飘扬着一面红旗，无数

杆刀枪……

突然，铁娃若有所失地问道：

“红军还会来咱锦章村吗？”

老羊倌沉默了一阵，坚定而深沉地说：

“红军一定还会来咱锦章村的。因为咱这一带的百姓都很贫穷苦焦啊！”

铁娃眨巴着一对闪亮的大眼睛，咬了咬嘴唇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红军再来了，我就下决心去捐枪！”

“为啥？”老羊倌不解地问。

“刘副总指挥不是说嘛，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；打的就是穿连裆裤的洋鬼子和地主老财吗！”铁娃不假思索地说。

老羊倌点了点头，赞许地说：

“对！你娃是个好样的！青年人，是应该冒点火星的！”

铁娃美滋滋地笑了。他远远地凝望着村头那棵又高又粗的古柳，一心盼望着红军再次出现在古柳下。

啊！古柳上空的朝霞，多么象是红军的战旗在风中飘荡！那顺风传来的道情调，好象不是发自铁娃口中，而是群山在欢唱！

二月二，龙出现，

新正来了刘志丹。

东靠黄河南靠山，

大营扎在三嘉塬。

……

三

夜里，悄悄地下了一层薄雪。河沟山塬象披挂了银甲玉盔，白皑皑一片。村头的古柳，枝枝丫丫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冰雪。日头一露脸，朝晖又给雪地涂上了一层红晕，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在燃烧，眼前是一个火的世界。

一面鲜艳的红旗在高高的古柳枝头迎风招展。铁娃终于又把红军盼来了！

这是一九三二年阴历腊月初八的早晨。家家户户门扇的铁栓子上，都按自家娃娃的多少三三五五地吊着冰冰砣（陕甘一带农村小孩欢度腊八的一种传统方式。初七晚上，孩子们各自用碗盛上清水，加入极少量的五谷颗粒、香菜叶儿和用胡萝卜切出的山丹花，再用铜钱系住线绳头儿沉入水碗，然后摆在窗户外面的台上，经过一夜冷冻结冰。初八清早，从碗里取出冰冰砣吊在门扇的铁栓子上，图个吉利。待早饭后，孩子们用箭杆或竹子挑着各自的冰冰砣，就象正月十五闹灯笼一样去走家串户，十分热闹。当晚，小孩将冰冰砣玩耍着吃掉）。娃娃都穿上了过年的粗布新衣，挑着冰冰砣，在古柳下的大场里，热情地迎接刘志丹带的红军（谢子长打入国民党军队去做兵运工作了）。尽管寒风针尖似地扎着他们的脸蛋，冻红了他们的手脚，但他们心里却好象燃着一团火，一点儿也不怕冷，在大人的腿边窜来窜去，愣瞅着战士们手中的刀枪，吸溜着清鼻涕，咧着嘴儿笑。

铁娃搁下粪担，忘记了去放牛赶羊，跑到了古柳下。他用羡慕的眼光，望着又说又笑的红军战士，想着自己的心思。

老羊倌在崖畔上高声吆喝，该去放羊了。铁娃不得不赶着牛羊群，朝山里走去。他没有吃早饭，忘记了饿，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。他只想着红军，不断地回过头去张望，心里说：

“今晚羊进了圈，我一定要去红军住的窑洞里，找刘副总指挥！”

放了一天牛羊，铁娃没说一句话。老羊倌早就摸透了他的心思，笑道：

“铁娃呀，我看你保险是让红军把魂儿勾走啦！”

终于，捱到太阳落山了。铁娃把羊赶回来圈好，把三头黄牛赶进梢门道里，连房门也没进，拔腿就往村头的场里跑。他想打听红军在谁家？

场里不见了红军。只有古柳在晚风中呜呜地唱着歌。

铁娃立在古柳下，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娃儿，禁不住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。

猛乍，一只大手爱抚地落在他的头上。接着，耳畔响起了一个亲切的声音：

“小鬼，谁惹你了？”

铁娃早已长成了半大小伙子，听有人这么叫他，心里很不服气。头也没抬，爱理不理地说：

“谁，谁也……没，没……惹……”

“那你为甚哭呢？”

“我来找红军，可，可……”

“可是红军走了，是吗？”

铁娃这才觉得说话人的声音很生，连忙抬起头，抹一把泪，一看，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。原来跟他说话的人，正是他要找的红军！

放哨的战士告他说，部队今晚就在村里宿营，指挥部设在古柳根底下头一家窑洞里。

铁娃听了，高兴得一个蹦子跳下坡，进了荆条编的梢门，一眼就看见中窑里有个扎皮带背短枪的军官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在脚地上来回踱步哩。再仔细一看，铁娃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，那人不正是上回在古柳前的台口上给大家讲过话的刘志丹吗？

铁娃一激动，心里就象揣进了一只兔子，怦怦乱跳哩。他立在梢门道里，手搓着衣角儿，是进是退，一时却踌躇不决了。

这一切，早被刘志丹看在眼里。他微笑着迎了出来，向铁娃伸出右手，招呼道：

“来来，快请进来呀！”

铁娃不懂得握手，以为刘志丹要扶他哩，慌忙说：

“不用不用，我腿脚都好着哩！”

刘志丹知道铁娃闹误会了，笑了笑，问：

“你叫甚名字？”

“我姓赵，小名叫铁娃。”

“官名呢？”

“赵德荣。”

“我看，还是铁娃这个小名好！”刘志丹的手搭在铁娃宽厚结实的肩膀上，使劲摇了摇，又拍了拍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，“铁娃，真是名副其实啊！”

铁娃脸一红，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刘志丹给铁娃倒了一碗水，让他坐在炕上。然后，点燃一支烟，坐在炕边上，和铁娃拉起家常来。他问铁娃家里几口人，粮食够不够吃，为啥想当红军，还给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。铁娃象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，认真地聆听着，一字一句铭记在心里。他被刘志丹的和蔼、亲切、诚恳和热情所感动，一种纯朴的敬意从心中油然而生。

不知不觉已过了小半夜，铁娃爹找来了。刘志丹这才知道铁娃从早到晚还没吃饭，歉意地笑了笑，忙劝铁娃早点儿回家去吃饭，趁早睡觉，明日还要上山放羊哩。

铁娃憨憨地笑了笑，连声说：“不饿，不饿！”

说着把嘴靠近爹耳门，神秘地小声说：

“爹，你在梢门外等我。我一忽儿就回。”

铁娃爹说了声：“快些儿！”又向刘志丹道声：“明日见！”一扭身出了门。

铁娃见爹出了梢门，这才凑到刘志丹身边，小心地摸了摸他挎在腰间的盒子枪，悄声问：

“红军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多得很！”